

南通市中学生校园欺凌现状及社会生态学影响分析

孙锋¹, 羌霞²

1. 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江苏 226019; 2. 南通田家炳中学

【摘要】 目的 探索中学校园欺凌现状及社会生态学影响因素, 为中学校园欺凌的防控与治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南通市主城区抽取 1 169 名中学生为调查对象, 采用中学生校园欺凌问卷及自编相关问题进行调查。**结果** 初中生被欺凌和欺凌得分高于高中生(t 值分别为 3.61, 2.53, P 值均 <0.05), 普通中学学生得分高于重点中学学生(t 值分别为 12.52, 8.34, P 值均 <0.01), 同伴关系较差学生得分高于较好学生(F 值分别为 8.98, 25.89, P 值均 <0.01), 校园纪律较差学生得分高于关系较好学生(F 值分别为 8.50, 10.00, P 值均 <0.01), 校园欺凌防治政策欠缺学生得分高于政策完善学校学生(F 值分别为 8.30, 2.67, P 值均 <0.05), 父母教育方式为干涉型和忽视型学生得分高于商讨型学生($F=3.66$, $P<0.05$)。多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高中学段、重点中学、同伴关系较好、商讨型教育方式、校园学风纪律较好、校园欺凌防治政策完善是中学生校园欺凌的保护因素($OR=1.68\sim4.28$, P 值均 <0.05), 性别、独生子女与否是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危险因素(OR 值分别为 1.54, 1.68, P 值均 <0.0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 中学校园欺凌的路径是以中学生个体因素为中心, 通过与人、组织、政策等层面因素相互作用产生影响。**结论** 学校、家庭和社会应从中学生个体、人际、组织、政策等社会生态学层面对校园欺凌进行预防和干预, 构建安全健康校园。

【关键词】 虐待; 行为; 生态学; 精神卫生; 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74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20)02-0250-04

Socio-ecological factors of campus bullying in middle schools student in Nantong/SUN Feng*, QIANG Xia.* College of Physical Health and Science,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226019), Jiangsu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school bullying in middle school and the associated socio-ecological factors. **Methods** Totally 1 169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urban areas of Nantong and were selected to complete the Campus Bullying Questionnaire and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bullying scores of junior school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senior school students($t=3.61, 2.53, P<0.05$). The bullying scores of ordinary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e key middle school students($t=12.52, 8.34, P<0.01$). The bullying scores of students with poor peer relationship were higher than the students with good peer relationship($F=8.98, 25.89, P<0.01$). The bullying scores of students with poor school discipline were higher than the students with good school discipline($F=8.50, 10.00, P<0.01$). Students from schools with poor school bully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reported higher rates of campus bullying than students from schools with general and perfect school policies($F=8.30, 2.67, P<0.05$). The bullying scores of intervention type and neglect type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e negotiation type students($F=3.66, P<0.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 school section, key middle school, good peer relationship, deliberative education mode, good school style and discipline, and improvement of campus bully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were the protective factors that affec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ampus bullying($OR=1.68\sim4.28, P<0.05$), gender and only child were risk factors for school bullying($OR=1.54, 1.68, P<0.05$).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ath of campus bullying was centered on individual factors,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interpersonal, organizational and policy factors. **Conclusion** Campus bullying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from individual, interpersonal, organizational and policy levels of students, through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school, family and society.

【Key words】 Torture; Behavior; Ecology; Mental health; Students

校园欺凌是指在中小学及其合理辐射区域内发生的教师或学生针对学生的持续性、心理性、物理性攻击行为^[1]。国外学者研究发现, 经常遭受欺凌的青少年会面临抑郁、焦虑、孤独等心理创伤风险, 甚至产生自杀意念和行为^[2-3]。近年来, 我国社会各界对日益频发的校园欺凌事件较为关注, 国内不少学者从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视角对校园欺凌的成因、影响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6 年重点资助项目(B-a/2016/01/45); 2017 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2017SJB1220)。

【作者简介】 孙锋(1978-), 男, 江苏南通人, 硕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体育服务和全民健康促进。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20.02.024

与危害、防控与治理等方面研究,发现来自个体、同伴、家庭、学校等诸多因素是影响校园欺凌的重要变量^[4-7]。目前,新西兰和美国学者已构建了儿童校园欺凌的多因素社会生态学模型,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儿童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原因及作用路径^[8-9]。本研究将从个体、人际、组织及政策等社会生态学层面对中学校园欺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构建路径模型,以期中学校园欺凌的防控与治理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18 年 3 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南通市主城区按普通中学、重点中学分层,每层各抽取 3 所学校,每所学校按年级分类,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2 个班级,被抽中班级的所有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匿名填写方式共发放问卷 1 224 份,回收有效问卷 1 16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5%。其中男生 652 名,女生 517 名;年龄 12~19 岁,平均(16.04±1.63)岁。本研究严格遵循伦理学原则并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均在知情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查。

1.2 方法 采用杨卫敏^[10]编制的《中学生校园欺凌问卷》,要求调查对象根据校园欺凌行为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实际情况进行对照作答。问卷共 14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完全没有”计 1 分,“0.5 年内 1~2 次”计 2 分,“每月 2~3 次”计 3 分,“每周 1 次”计 4 分,“每周数次”计 5 分。其中有 7 个条目考察中学生受欺凌行为,各条目得分之和越高,表明被试受欺凌的频率或严重程度越高;另外 7 个条目考察中学生欺凌行为,各条目得分之和越高,表明被试发生欺凌行为的频率或严重程度越高。经检验,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7,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此外,采用自制《中学生人口社会学调查问卷》对学生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包括个体(性别、学段、身高、体重);人际(是否独生、家庭主要成员、同伴关系、父母教育方式);组织(学校类型、学校学风纪律);政策(校园欺凌防治政策)。其中学校学风纪律是学生依据身边同学的学习风气及遵守校规校纪的状况对学校整体学风纪律予以主观评价;校园欺凌防治政策是学生根据学校在校园欺凌防治方面制定的政策、开展的课程及相关教育活动予以主观评价。

1.3 统计分析 数据录入采用 EpiData 3.1 软件,采用 SPSS 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 t 检验、因素分析,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校园欺凌社会生态学影响因素,采用 AMOS 构建中学生校园欺凌社会生态学路径模型,检验水准 $\alpha=0.05$ 。

2 结果

2.1 中学生校园欺凌情况 1 169 名中学生中,曾实施过校园欺凌行为者 62 名,检出率为 5.3%;曾遭受过欺凌行为者 171 名,检出率为 14.6%。

2.2 中学生校园欺凌单因素分析 中学生校园受欺凌行为得分在学段、同伴关系、校园学风纪律、学校类型、校园欺凌防治政策方面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0.01)。其中受欺凌行为中,初中生得分高于高中生;同伴关系越差的中学生受欺凌行为得分越高;普通中学的学生得分高于重点中学;校园学风纪律较差的中学生得分要高于校园学风纪律一般和较好的中学生;中学生所在学校校园欺凌防治政策越欠缺受欺凌行为得分越高。中学生校园欺凌行为得分在学段、父母教育方式、同伴关系、校园学风纪律、学校类型、校园欺凌防治政策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0.05)。其中欺凌行为中初中生得分高于高中生;父母教育方式为干涉型和忽视型的中学生得分高于商讨型;同班关系较差的中学生得分高于同伴关系一般及较好的中学生;校园学风纪律较差的中学生得分高于校园学风纪律一般及较好的中学生;普通中学学生得分高于重点中学学生;校园欺凌防治政策欠缺的中学生欺凌行为得分高于防治政策一般和完善的中学生。见表 1。

2.3 中学生校园欺凌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根据中学生(受)欺凌行为得分高低,将得分为 7 分的中学生设为无(受)欺凌行为组,得分在 8~14 分的中学生设为(受)欺凌行为频率较低组,得分在 15~21 分的中学生设为(受)欺凌行为较高组。分别将中学生欺凌行为水平、受欺凌行为水平视为因变量,将中学生性别、学段、体质量指数、家庭成员组成、父母教育方式、同伴关系、校园学风纪律、学校类型、校园欺凌防治政策视为自变量,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法分析中学生欺凌行为和受欺凌行为的潜在影响因素,结果显示,2 个回归方程模型的平行线检验 P 值分别为 0.76 和 0.87,说明校园欺凌严重程度分割点发生变化时,模型回归系数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模型得出的参数估计结果是稳定可靠的。其中性别、学段、学校类型、同伴关系、校园学风纪律、校园欺凌防治政策进入中学生受欺凌行为的回归方程(P 值均 <0.05);而独生子女与否、学段、学校类型、同伴关系、父母教育方式、校园学风纪律、校园欺凌防治政策进入中学生欺凌行为的回归方程(P 值均 <0.01)。其中学段、学校类型、同伴关系、父母教育方式、校园学风纪律、校园欺凌防治政策诸因素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值为负数,表明上述诸因素对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发生起着抑制作用,而性别、独生子女与否则是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危险因

素。见表 2。

表 1 不同组别中学生校园欺凌状况得分比较

组别		人数	受欺凌行为			欺凌行为		
			$\bar{x}\pm s$	t/F 值	P 值	$\bar{x}\pm s$	t/F 值	P 值
性别	男生	652	7.70±2.15	1.78	0.08	7.35±1.59	1.73	0.09
	女生	517	7.30±1.12			7.08±0.46		
学段	初中	699	8.02±2.50	3.61	0.00	7.47±1.76	2.53	0.01
	高中	470	7.10±0.42			7.02±0.20		
BMI	偏轻	337	7.70±1.75	0.60	0.55	7.14±0.58	0.23	0.80
	正常	588	7.44±1.85			7.25±1.33		
	超重	244	7.35±1.20			7.29±1.62		
是否独生子女	是	953	7.50±1.65	-0.14	0.89	7.28±1.45	0.99	0.32
	否	216	7.53±1.89			7.14±0.63		
家庭成员组成	与父或母	843	7.57±1.47	0.14	0.87	7.25±0.71	0.49	0.61
	与父母	77	7.25±0.71			7.10±0.52		
	祖孙三代	249	7.49±1.90			7.28±1.42		
父母教育方式	干涉型	136	8.00±2.62	1.66	0.18	7.62±1.95	3.66	0.01
	忽视型	95	7.66±2.47			7.59±2.16		
	溺爱型	255	7.36±1.21			7.33±0.97		
	商讨型	683	7.23±0.83			7.05±0.37		
同伴关系	较差	107	9.27±3.10	8.98	0.00	9.45±3.36	25.89	0.00
	一般	286	7.88±2.65			7.33±1.62		
	较好	776	7.27±1.04			7.04±0.29		
校园学风纪律	较差	503	8.39±3.03	8.50	0.00	7.88±2.41	10.00	0.00
	一般	427	7.26±0.97			7.03±0.17		
	较好	239	7.26±1.08			7.05±0.34		
学校类型	普通	757	8.87±3.57	12.53	0.00	8.19±2.92	8.34	0.00
	重点	412	7.09±0.36			7.04±0.30		
校园欺凌防治政策	欠缺	234	9.44±3.81	8.30	0.00	8.00±2.66	2.67	0.02
	一般	304	8.56±1.37			7.33±1.45		
	完善	631	7.10±0.39			7.05±0.32		

表 2 中学生校园欺凌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n=1 169)

因变量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Wald χ^2 值	P 值	OR 值 (OR 值 95%CI)
受欺凌行为	性别	女					1.00
		男	0.61	0.25	3.24	0.04	1.54(1.14~2.86)
	学段	初中					1.00
		高中	-0.92	0.38	4.05	0.04	2.34(1.01~5.79)
	学校类型	普通					1.00
		重点	-1.08	0.31	7.37	0.00	2.38(1.15~6.84)
	同伴关系	较差					1.00
欺凌行为	校园学风纪律	较好	-1.02	0.27	6.91	0.02	2.65(1.23~5.90)
		较差					1.00
	校园欺凌防治政策	较好	-1.13	0.36	9.41	0.00	3.20(1.28~6.83)
		欠缺					1.00
	是否独生子女	完善	-1.19	0.35	9.50	0.00	4.19(1.33~6.73)
		否					1.00
	学段	是	0.89	0.20	3.83	0.03	1.68(1.15~2.27)
		初中					1.00
	学校类型	高中	-0.92	0.25	4.33	0.05	2.45(1.14~5.98)
		普通					1.00
欺凌行为	同伴关系	重点	-1.05	0.33	5.96	0.05	2.49(1.28~5.71)
		较差					1.00
	父母教育方式	较好	-1.14	0.40	8.61	0.00	3.66(1.31~6.89)
		干涉型					1.00
	校园学风纪律	商讨型	-0.91	0.28	6.74	0.02	2.47(1.09~5.93)
		较差					1.00
	校园欺凌防治政策	较好	-1.16	0.32	9.30	0.00	3.36(1.22~6.83)
		欠缺					1.00
欺凌行为	校园欺凌防治政策	完善	-1.12	0.33	8.70	0.00	4.28(1.18~6.94)
		完善					1.00

2.4 中学生校园欺凌社会生态学因素路径分析 社会生态学理论认为,个体是理论框架的中心,并与人际、组织、政策等各层次因素产生相互影响,进而使得个体行为受到其他层次的影响^[11]。据此,得出中学生校园欺凌的社会生态学因素路径模型,见图 1,通过本

研究所得数据进行 AMOS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分析,结果显示: $\chi^2=38.25,df=27,\chi^2/df=1.42,CFI=0.91,NFI=0.92,TLI=0.91,RMSEA=0.04,P=0.07$,表明观察数据与假设模型之间可以进行适配;进一步分析得出的假设模型常用拟合指数均符合统计学相关要求,说明

此路径模型成立且适配度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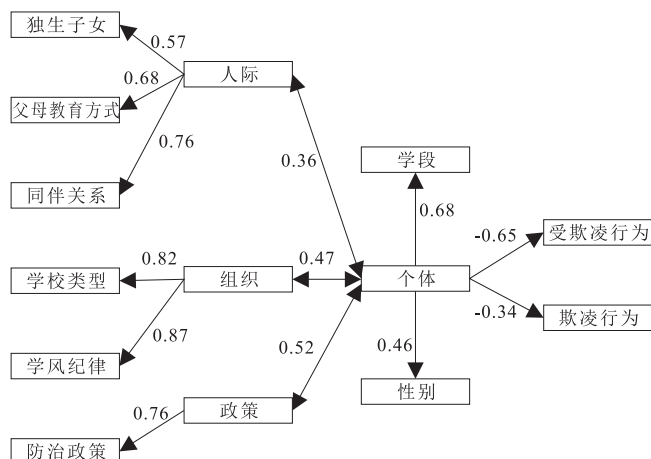


图 1 中学生校园欺凌的社会生态学因素路径模型

3 讨论

2016 年教育部政策法规司抽样调查发现,我国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发生率为 33.36%,低于西方发达国家^[12]。本研究结果显示,南通城区中学生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率为 5.3%,受欺凌行为发生率为 14.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可能与作为“教育之乡”的南通致力于以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来满足民生需求有关。

本研究结果发现,男生受欺凌行为得分是女生的 1.54 倍,说明中学男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高于女生,与陈纯瑾等^[14]研究结果一致。独生子女中学生欺凌行为得分是非独生子女的 1.68 倍,可能是部分家长对独生子女过于溺爱和放纵,造成子女好强、霸道等不良个性。高中生校园欺凌得分低于初中生,分别为初中生的 0.28 和 0.35 倍,与杨书胜等^[15]得出“初中是校园欺凌的重灾区”的结论一致。重点中学的学生校园欺凌得分低于普通中学,分别为普通中学的 0.46 和 0.29 倍,可能与不同级别学校学生的生源质量高低有关。父母教育方式为干涉型和忽视型中学生欺凌行为得分高于商讨型教育方式,可能与欺凌者的家庭缺乏情感温暖或父母教养方式多以粗暴惩罚为主^[16]。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中学生同伴关系越差则校园欺凌程度越严重,与王丽萍^[17]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可能是校园欺凌者社交能力的缺乏而难以融入同学之中,易遭受嘲笑、排斥等冷遇,进而产生仇视报复、暴力攻击等行为。此外,校园学风纪律越差、校园欺凌防治政策越欠缺,中学生校园欺凌程度也就越严重,提示校园学风纪律的好坏和校园欺凌防治政策的完善与否对中学生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具有一定抑制作用。

本研究得出的中学生校园欺凌社会生态学因素路径模型显示,中学生个体既是欺凌行为的发生体,

也是受欺凌行为的接受体,提示中学生个体因素是影响校园欺凌发生的主要变量^[18],而人际、组织、政策层面与个体层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互动,进而也影响着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提示人际、组织、政策是校园欺凌发生的重要变量。

4 参考文献

- [1] 任海涛.“校园欺凌”的概念界定及其法律责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4(2):43-50.
- [2] OECD.PISA 2015 results (Volume III): students' well-being [R].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7.
- [3] KOCHER K P, LADD G W, RUDOLPH K D.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among youth depressive symptoms, peer victimization, and low peer acceptance: an interpersonal process perspective [J]. Child Dev, 2012, 83(2): 637-650.
- [4] 教育部青少年法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治理的跨学科对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4(2):12-25.
- [5] 孙时进,施泽艺.校园欺凌的心理因素和治理方法:心理学的视角[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4(2):51-56.
- [6] 王大伟.校长如何应对校园欺凌:基于公安学与教育学视角的综合思考[J].中小学管理,2016,29(8):12-15.
- [7] 魏叶美,范国睿.社会学理论视域下的校园欺凌现象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2016,27(2):20-23.
- [8] DRESLER-HAWKE E, WHITEHEAD D. The behavioral ecological model as a framework for school-based anti-bullying health promotion interventions [J]. J Sch Nurs, 2009, 25(3): 195-204.
- [9] LEE C H. An ecological systems approach to bullying behavior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 Interper Viol, 2010, 26(8): 1664-1693.
- [10] 杨卫敏.中学生受欺负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14.
- [11] BRONFENBRENNER U.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2] 姚建龙.防治学生欺凌的中国路径:对近期治理校园欺凌政策之评析[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36(1):19-25.
- [13] 陈震.南通教育:苏派教育的地方样式[J].中小学管理,2016,31(6):15-17.
- [14] 陈纯瑾,邹庭瑾.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其长效防治机制构建:基于 2015 年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测量数据的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7,38(20):31-41.
- [15] 杨书胜,耿淑娟,刘冰.我国校园欺凌现象 2006—2016 年发展状况[J].中国学校卫生,2017,38(3):458-460.
- [16] 苏春景,徐淑慧,杨虎民.家庭教育视角下中小校园欺凌成因及对策分析[J].中国教育学报,2016,37(11):18-23.
- [17] 王丽萍.同伴关系在中小学欺负问题与自尊及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J].中国特殊教育,2012,19(9):71-76.
- [18] 王祈然,陈曦,王帅.我国校园欺凌事件主要特征与治理对策:基于媒体文本的实证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7,34(3):46-53.

收稿日期:2019-10-11;修回日期:2019-12-15